



鸥 心 悸 动

何芬奇^① 任永奇^②

2008年春夏,又一个繁殖季节来临,又有数以千计的鸥鸟汇聚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红碱淖尔湖心岛上,又是一派喧闹熙攘的景象,自然界的轮回和周而复始仿佛进行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然而,于细微处,一切又在悄然地起着变化。一些情况,可以直观地看到;而另一些,则只能通过对那些鸥鸟行为的判别并比照以往经验而间接感知。

鄂尔多斯高原2007年的降水量高于历史平均值,可谓风调雨顺,但红碱淖尔的水位却在持续下降。2008年6月初,当我们抵达红碱淖尔湖畔时,发现那里的水位较2007年同期又下降了至少40厘米,整个湖泊南岸的水线则平均向湖心退缩了80~100米之遥,以致在原湖畔草甸和水线间留下一道宽阔的、灰暗而很不雅观的沙质裸露地带。

水位的下降和水线的退缩,抬高并加大了湖泊西南角原湖心岛露出水面的部分,使个别岛屿已与湖岸连接成陆,同时又造成湖泊北端新湖心岛的出

露与生成,相当一批遗鸥将巢群筑在了那几个新出露的近北岸的岛屿上。于是,2008年的遗鸥鄂尔多斯繁殖群又一次经历了动荡与颠沛,一些原本在红碱淖尔西南方位湖心岛筑巢繁殖的鸥群,由于最佳营巢生境的缺失而数量明显下降。

驾船从近北岸那几个新出露的湖心岛侧畔缓缓驶过,我们注意到,日丽风和之下那些正在坐巢孵卵的遗鸥却显得有几分不安——正常情形的坐巢鸥鸟是缩首紧身贴伏在巢中,而此时,它们却昂首翘尾、张颌做吞吐喘息状,一些鸥鸟在不时地翻动它们身下的卵。这绝非好兆头,这是那些正在坐巢孵卵的遗鸥情绪紧张的表现。对于这种行为表现,我们在1992年和1999年曾两次观察到,并做过系统的记录和分析报道。

此时,我们乘坐的小船静静地漂浮在距湖心岛20米开外的湖面上,对于那些多年来已经熟悉、并认同了人类每年都会有规律地前来造访它们的繁

殖地的那些鸥鸟来说,这绝对是安全距离。往日里桃-阿海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静坐船中,一任小船去随波逐流,那些正在孵卵的鸥鸟就会安卧巢中,一动不动。当年在桃-阿海子,当我们深入遗鸥巢群腹地对巢和卵的数量做清点和记录时,即便我们是站立在那里并不停地做缓步移动,在我们身边前后左右6米半径的距离上,会落满侧首观望的遗鸥,而在10米开外,大批鸥鸟已重新卧伏巢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此番的鸥心悸动呢?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并非是出于那些遗鸥对新环境的陌生感。荒漠-半荒漠环境条件的严酷和一些湖泊飘忽不定的生成与消失,使得作为东亚中纬度地带荒漠-半荒漠地区代表性鸟种之一的遗鸥,其繁殖群不得不经常性地找寻和变换繁殖地,故而我们把遗鸥称作是荒漠中的漂泊者或流浪者(参见本刊2007年第4期21页)。而以我们的观察分析,孵卵期遗鸥所表现出的这种躁动和心悸恐怕更多的是缘于它们感知到的自身对卵温度调控能力的失措、失衡,又或无能为力。

鸟类在孵卵过程中,主要是靠腹部皮肤来感知卵的温度,并通过对卵的适时翻动以掌控巢中各枚卵的均匀受热。换言之,鸟类在孵卵过程中,对于每一枚卵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相对的变温状态,但其热量总积累却完全可达到促使胚胎成功孵化所需的量值。在这一点上,鸟类身体对鸟卵温度的感知力和调控力要远远优于人类目前所能设计和制造出的任何孵化器。人造孵化器虽然可以极其精准地做到其内部环境条件的恒温、恒湿,并依靠机械作用使卵做缓慢的、周而复始的滚动,以保证卵黄在蛋清中的悬浮不至于处于偏心状态。只是,人造孵化器的温湿度调控存在明显的时间后滞性,是人类通过定时地对卵的诸项指标的测定因需而设定的,远非是即时

的。

不同类群的鸟类由于习性的不同,其卵在孵化过程中对温湿度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就遗鸥而言,在地表为砂质和砾石的湖心岛上,那些在湖心岛高于水平面30~40厘米地方营造的巢群,具有最高的孵化率。上世纪90年代的几年间,桃-阿海子的遗鸥孵化率为100%。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任何一个鸟种对其卵的温度的调控能力都有个阈值,遗鸥也不会例外。

看来,那些迁移到红碱淖尔北岸新出露的粘土质湖心岛(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银盘河原入湖口的湖心滩)并筑巢产卵的遗鸥,一时还难于应对和精确掌控在潮湿黏土上卵的保温问题。于是,对于那些心存悸动的遗鸥来说,2008年繁殖季节大概很难成为一个好年景。同时,作为一种额外收益,遗鸥繁殖群对泥质湖心岛和砂质湖心岛适应能力上的差异,更能反映出将遗鸥视为蒙古高原荒漠-半荒漠代表性鸟种这一论断的客观性。

我们觉得,自遗鸥鄂尔多斯种群被发现和确认的这十几年来,确有两桩事情会令遗鸥为之心动——

其一,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于遗鸥鄂尔多斯种群而言,且不论这个群体内部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还是五世同堂,在它们世代传承的记忆中无疑应当是最为美妙的一段时光,它们不再遭受人们



湖心岛的大片地方由于手出露水面过高而被遗鸥弃置不用



2009年,银盘河原入湖口湖心滩上一孤立的遗鸥繁殖群

的猎捕,它们那些暴露在湖心岛地表的卵也不再遭人拣拾。以往桃-阿海子湖畔的一些人家,又有哪家不是把拣掇来的鸥卵腌得缸满钵平?!站在遗鸥的角度来看,它们对此确是心存感激的,1994、1995年后,桃-阿海子的遗鸥对于我们登岛绝少再表现出那种俯冲攻击行为即是例证。

其二,本世纪初连续几年的干旱少雨,尽管遗鸥已经开始逐渐批量地转移到红碱淖尔营巢,但在早春时节,它们还是会来例行光顾、巡视和鸟瞰桃-阿海子及其周边地区,而2007和2008这两年,鄂尔多斯高原降水充沛而富足,高原上诸多湖泊水量充盈;那些遗鸥恐怕会为桃-阿海子依然得不到有效的水源补给而更为心悸。

对我们而言,需要反思的则更多。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桃-阿海子,虽然遗鸥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拥有一个种类相对丰富的水鸟群落,而当90年代后期那里演变成几乎为遗鸥单一物种群落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遗鸥繁殖群体数量的增长,却没能领悟到鸟种多样性的逐步丧失有可能昭示着整个群落颓势的来临。90年代中后期的桃-阿海子,以其区区10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作为鄂尔多斯高原对繁殖和过往水禽的最佳湿地生境所表现出的辉煌承载力,是整个鄂尔多斯高原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其

他湖泊加到一起都难以与之匹敌的。2002年过后,仿佛是一瞬间,桃-阿海子湿地生境承载力陡然下降,仅为甚或不足往日鼎盛时期的1%。

2008年6月,笔者之一(何芬奇)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承蒙友人之邀欣然去了一趟位于呼和浩特市以北不远处大青山的黑牛沟,在主公路的进沟岔口处见到耸立着这样一面标牌,上书三个大字:敕勒川。

无意去考证这里究竟是否就是当年的敕勒川,但《北朝乐府》那脍炙人口的敕勒歌中所颂扬的“敕勒川,阴山下。天如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却是不复再现,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是洪积扇上的砾石、砂土,以及植被极为稀疏的、起伏连绵的山冈。

我们沿着简易的水泥公路前行,转过了一个小山岗后,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片偌大的冲积平原,一道还算清澈的溪水从平原纵贯而过,溪水的近山一侧坐落着一个房屋建筑得错落有序的村庄,另一侧则是由石块垒筑成围堰的大块农耕地,远处山脚下那数排人工种植的杨树挺拔高耸,与几乎已没有任何树木的山冈形成强烈对照。

见村口坐着一位长者,躬身上前搭话,得知老人姓杜,祖籍雁北。老人识文断字且阅历颇丰,自言

祖上大约是在清嘉庆或道光年间由山西北部移居此地,到他本人已有七代,又言他祖上曾谈及,当年这里是满山林木,郁郁葱葱……

倏然间,往日里的一个观念被彻底地翻转过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我们刚刚开始为研究遗鸥而奔走于北京-鄂尔多斯之间时,看到沿途那满目疮痍的山冈,总会联想的到唐代那些边塞诗人如岑参、高适、王勃等人对边塞、大漠和疆场的描述……想到瓦剌俘明英宗于土木堡……两千多年来,这片地区曾经历过多少次兵燹战乱,仿佛那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鲜血,而连年征战所摧毁的,绝不仅只人的生命!及至清代,北方战事稍息,自然界同样也得到休养生息。而恰是近两百年来人类缓慢的、不屈不挠的蚕食,使得大青山南麓的林木消失殆尽。

在自然界,植物仿佛是以拾遗补缺的方式在力图扩展自己的领地,动物们则见缝插针般地找寻可资利用的资源,唯有无止境的物欲,成为自然环境横遭毁灭的根源。

而今,红碱淖尔遗鸥繁殖群所处的位置,无论从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的总体环境来说,还是从红碱淖尔本身的局部环境来看,都只能说是偏安于一隅。今日的红碱淖尔,又正处在该湖泊自生成以来其湿地生境承载力最为低下的时期(见本刊2008年

第3期第68~69页《略谈红碱淖的变迁》),它能否继续有效地承载鄂尔多斯遗鸥繁殖群,还是变数。

亡羊而补牢。所幸的是,鄂尔多斯市政府于2008年10月痛下决心,拆除了上游的那些堤坝。但不知,当一些遗鸥于2009年初春时节再度例行光顾、巡视和鸟瞰桃-阿海子及其周边地区时,能否注意到这一事实,为之心动,并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同伴们。

可惜的是,纵使人类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失检并实施了为时还不算过晚的补救措施,而2009年即使会有遗鸥在桃-阿海子繁殖,也难以形成规模,除非上天格外垂青桃-阿海子,于早春季节破例对那里大施雨露恩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2009年鄂尔多斯高原仍然雨量充沛,对桃-阿海子水源的补给程度究竟如何也要等到10月份才能算是最终有个结果,而那时的遗鸥早已迁飞它地了。

2010年的春夏之交,桃-阿海子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是否能够有适合于遗鸥营巢繁殖的湖心岛重新生成,遗鸥是否会批量地回归、是否会为能够重归故里而再度心动……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单位: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②遗鸥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青山黑牛沟